

集部

榕村集卷七

大學士李光地撰

初夏録二

通書篇

通書四十章皆錯綜以闡太極之藴然其義各有攸當而前後諸章參互相發首兩章言誠誠即太極也所謂無極之真也無極之真有善無惡首章言其在天

者而一通一復為四時之紀萬物之命次章言其在人者而一動一靜為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三章四章兼誠幾言之三章言凡人之幾有善有惡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者也四章言聖人之幾有善無惡所謂無欲主靜而天下之故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也五章又以凡人言之以明五性感動之旨也六章又以聖人言之以明定之以中正仁義之意也後九章乃言為學變化氣質至聖賢之道七章言有氣

質之性而師教不可不立也八章則言必聞過知恥以為受教之地九章則言必窮理知幾以為入聖之門十章則遂言學聖之至必如伊尹顏淵而後可也十一十二十三章所謂志伊尹之所志也十四十五章所謂學顏淵之所學也十六章申太極前半篇之意動靜者陰陽也化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陰陽互根也神也神之所以不二者以其理之一也混之斯為一闢之斯為萬神聖之妙乎萬物而不可窮也

十七十八十九章言樂樂者樂也性情之極也其本亦在於淡而已此中庸尚絅圖說主靜之指故二十章遂言無欲以申太極後半篇之義二十一章又言公明以申明通公溥之說也二十二章總理性命言之實太極一圖之體要與指微言至此盡矣以後雜申前文之意而已二十三章申志學也二十四二十五章申師也二十六章申幸也二十七章申思也二十八二十九章申務實也三十三十一三十二章皆

言易以申首章性命之源之意性命之源誠而已矣乾損益動章言存誠而慎其動也家人睽復无妄章言慎動以歸於誠也此益易忠信立誠之道敬義夾持之要而首數章言誠幾道德慎動者皆舉之矣三十三章又申顏子也三十四章又申文辭也三十五章所謂藴之為德行也三十六章所謂行之為事業也三十七章又見公能生明以申三十六章之意也三十八三十九章言孔子者立人極之人也四十章

言蒙艮者自童蒙至聖賢皆以主靜為學之本也通書四十章豈徒發明圖說之蘊葢學庸語孟孔顔曾思孟氏不傳之絶學存焉

周子於圖說曰無欲故靜於通書又曰無欲則靜虛而動直或疑靜虛之靜非主靜之靜非也葢無欲故靜虛靜虛故動直靜虛乃動直之本故曰主靜也所以無欲者則自存誠謹幾而來存誠謹幾則無欲而誠矣一者無欲也誠也故曰一為要也聖人曰中正仁

義學者則曰明通公溥中禮也正智也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以靜而義正者為主此易貞中起元之意所謂利貞者性情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神明其德者也義智所以為靜者董子謂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當陰道上行之時則萬物已藏斂成就是置之空虛無所用之也人心及乎義智之分而萬事收斂則亦截然而止澄然無為矣明者義也通者智也公者仁也

溥者禮也此之明通公溥重在明通主靜之意也至養心亭說所云誠立明通則又以誠立為重葢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欲則誠立誠立則明通明通則公溥不待言矣二者文雖異而同申圖說無欲主靜之指故以周子之言前後反覆而自相證則得之矣夫動靜時也聖人之道未有偏焉者也其所以靜云靜云者靜之分雖陰而主乎陽動之分雖陽而主乎陰故人心寂然則神明為官動而感物則形體迭用善惡

生於形體之交而人心紛於有感之際此衆人所以常因動而失性聖人所以必主静而立極也乾之元不為首坤之貞以大終皆主静之義也艮背之辭尤三聖之微言故周程屢述焉

邵子云天地之數五五位之中有無體之一有不用之一以人心言之則五者性也無體之一者信也專言之仁也不用之一者智也蓋信土德也該五行乘生氣其在天則太和一元之運乎四時故曰誠曰仁惟

人所以目之而已智水德也四時之運惟冬不生然生物之本在焉智於四德猶是也此知所以為行先而誠所以為知行本葢不用者用之根而無體者體之極也夫由邵子之言則不用者一由朱子釋周子之說則不用者二然義猶半用而智全不用也易言利貞者亦曰自利以歸於貞而已矣

定性書大公順應者敬義之學也内直故公外方故順而其所以能然者敬義也書雖不言然語錄言之所

指繫累穿鑿之非而歸於主敬明理者即此書之義疏也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乃怒時之敬義推之他時他事莫不皆然矣書中引艮背者言其無所繫累也引惡智者言其不可穿鑿也繫累而失本然之心穿鑿而失自然之理皆緣無敬無義故耳無所繫累穿鑿則靜亦定動亦定蓋無欲而靜虛動直矣此周程相傳家法也張子之問有偏於靜定之意故明道以是發之呂與叔蘇季明學橫渠者也異日問於

伊川欲於未發之時求中似亦曾聞靜定之說而索之過者故伊川之答季明以為未發不可求有心求之則是已發矣惟是平日以敬涵養則自能有未發之中而有以為發之本及季明屢問則又以為必於已發之際觀之益能以義制事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所則此心自止而不動矣夫涵養久而發必中節者靜以善動也物各付物而心自止者動上求靜也敬義夾持動靜互發而必以敬且靜者為先此則主敬主

靜之說也周子以仁與中為動義與正為靜蓋存之以仁而後能動而中處之以義而後能靜而正故朱子曰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自周程而朱心傳之要莫大乎是矣

自宋以來格物之說紛然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溫公司馬氏之言也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藍田呂氏之言也以求是

為窮理上蔡謝氏之言也天下之物不可勝窮也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在我龜山楊氏之言也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又曰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武夷胡氏父子之言也格正也物事也去其不正以歸於正則又近年姚江王氏之說也古注之說不明而諸家又紛紜若此此古人入德之方所以愈枝也程朱之說至矣司馬氏王氏不同道而姑舍是餘諸子皆學程門者宜乎

各有所至矣然朱子之意猶謂程子之言内外無閒而本末有序非如諸儒者見本則有薄末之心專内則有遺外之失又或以外合内而不勝其委曲之煩皆未能得乎程氏明彼曉此合外内之意及積累既多豁然貫通之指也雖然程子之說則真聖門窮理之要矣而施之大學則文意猶隔葢大學所謂格物者知本而已物有本末而貴乎格之而知其本末者天下國家也本者身也知天下國家不外於吾身之

謂知本知本則能務本矣此古人言學之要大學之首章學記之卒章其致一也象山陸氏之言曰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講明也修身正心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又曰學問固無窮止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辯是非向背可以立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愚謂陸子之意蓋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後連格物致知以成文其於古人之旨既合而警學之理尤極深切視之諸家似乎最優未可以平日議論與於朱子而忽之也就諸家中則龜山之說獨為渾全蓋雖稍失大學淺近示人之意而實聖門一貫之傳也故朱子之誄延平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卓其緒龜山是承

象山之學亦言志亦言敬亦言講明亦言踐履所謂與朱子異者心性之辯耳象山謂即心即理故其論太極圖說也謂陰陽便是形而上者此則幾微毫忽之差而其究卒如鑿枘之不相入也近日姚江之學其根源亦如此故平生於心理二字往往混而為一答顧東橋書引虞書斷自道心惟微以下而截去上一語晚歲遂有心無善惡之說夫心性之原既差則志其所志養其所養講其所講行其所行二本殊歸其

道使然今言陸王之學者不謂其偏於德性而鈌學問則謂重在誠意而輕格物此亦朱子論近世攻禪若唐椒句驪守險者類也張子言釋氏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聖人則因誠著明因明致誠愚謂果誠則無惡明之理惡明者其誠非也故程子曰既無義即敬豈有是處然則陸王二子之弊其應辯析者固在心性人道本原之際不在講學持守知行先後之閒也

太極篇

朱子釋太極云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其訓皇極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詞雖不同而義相貫葢凡物樞紐乃其至極無以復加之處而其以為根柢而生者必無不與相似是亦所謂標而準之者也夫天地之間物化同流無一不肖其所自生者故一瞑寤似晝夜也一晝夜似望晦也一望晦似春秋也萬物精魄似水火也水火似日月也日月似天地也蝡動吹嘘

華實瑣細莫不有所類焉莫不有所像焉雖然此皆形氣之屬取則於兩儀四象而有者也兩儀之為儀四象之為象亦取儀表法象萬物所則效之義非所謂極也極也者純粹以精之理至真而無妄至善而無惡其為物也不二其為道也不息此所謂天地之性而萬物得之亦各一其性有若以之為根柢標準者然比之兩儀四象則無聲無臭為之主宰綱維至極而無所加於其上故曰太極也皇極之為極亦以人君能盡其性而足以為臣民

則傚天地聖人之性茍非極乎其至不能為萬物萬民之則不足以為萬物萬民之則亦未可謂極乎其至矣是故未論圓首方足五行之秀者也即横生倒生血氣之倫皆有人性皆有天地之性顧人不察耳且夫是性之善於何驗之從古及今不知其千萬年也天地之為天地無有他事生萬物而已生生也不生則戕其所生而又以為生生之地也觀天地之為天地者天地之情之心可見矣觀天地之情之心者

天地之性可識矣邵子謂天心無改移夫其心之無改移者以其性之不可改移也其在人者則亦以心之發知其性善而已矣至於鳥獸草木良知良能之所發見皆足以驗其區區之善與人同得之天地而初無殊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聖人所以對時育物參天贊化與太極合德者也

理氣雖無上下先後之可言然所謂天地之性純粹至

善者自超然形氣之表性者生物之本也氣者生物之具也由此觀之道器安得謂無上下陰陽有終始天地有混闢而其性終古不移故混兮闢兮終則有始由此觀之理氣安得謂無後先近代多譏朱子不當以先後言理氣因之上議濂溪動靜生陰陽之説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則不獨上下孔子之言生陰生陽亦孔子之言也安可以言生言先後者為二子病也且上下先後皆非判然兩截之謂如無性何緣而有氣如無氣性

亦不可得見氣者性之所生因而為性之用一而二
二而一韓子所謂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者也故孟
子曰配周子曰妙合皆言其不離之中有不雜者存
也以人心論之無喜怒哀樂則仁義禮智不可得而
見故中庸言性道以四者發未發言之孟韓言性情
表裏相應此所謂不離者也仁發為喜而謂喜為仁
不可義發為怒而謂怒為義不可情自情性自性故
聖人言道心又言人心此所謂不雜者也跡近代疑

者之意乃以氣之迭運而適中不偏者為理故羅氏則曰理任氣之轉折處見蔡氏則曰以太極為陰陽之本體不如以為全體之為安二者所見正同此如以喜怒哀樂中節為性語非不是恐未究其根爾若真知性之為性則知周子之書朱子之言為無弊或問性既善何以乘於氣而有不善曰形上謂之道形下謂之器道者渾具之性器者發用之材也性既善材亦無有不善然性一而已矣材則取備焉備則錯

綜變化巧歷不能窮也參差多寡而偏正生矣又性無形氣有迹有迹則又有精粗醇醨之異譬之五味皆旨也或不備或多寡失其齊則變而為惡味五色之相參雜也亦然且色味既有形之物則必有菁英苴淤淳厚淡薄固不能以均齊也人受天地之中陰陽五行會萃均和得其正者也物則偏而不能全乎天地之性然就人之中又有正而偏者為愚不肖之不移物雖偏而亦有偏中之正故有形類性情與人

似者又人得其秀其氣清粹物得其粗其氣昏駁此又性之通塞所自分也如四靈之屬則雖偏而清粹者故其性特異人而得其昏駁者反之

太極猶種也二五者根幹枝葉也所生之人物則穀實也種之中含根幹枝葉令松子蓮子中有松葉么荷者是也及果穀之成則肖其種而已矣樹之道在成實天地之道在生人人與物同生也而種之美者爾故天地之性在焉惟天地之性在人故人心渾然太

極而獨肖於天地自是而發之形神交五性感萬物生焉是衆人之隂陽五行萬物也寂感一中正仁義行萬事定焉是聖人之隂陽五行萬物也如成實之後又自為種而生生不窮此人所以曰天地之子繼其志述其事而終其功而天地萬古之化舍人事則莫大焉者也周子之圖既首尾之於一極矣然於人極而兩之者抑以人自生於父母之後而其視天地也則闊乎與我其不相續是故於氣化形生而兩之

明乎受之於天地者此也受之於父母者亦此也受之天地父母同乎一性其全而歸之天地父母也同乎一道嗚呼此西銘之指之根本也二人不相見二書之作不相謀以其義之至者論之則西銘之作所以終太極之意惟其不期而同此乃所謂同也康節之書又曰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之道則盡之於聖人旨哉斯皆極至之論

人物篇

太極行而為一陰一陽之道所性具而有見仁見智之偏日用飲食蠢蠢不知則又其每下者中庸有智愚賢不肖之分周子有剛柔善惡之等孟子韓子有才品之論張子程子又有氣質之説皆根原於大傳之意而有詳畧賢智及剛善柔善皆才品氣質之清而淳者但偏耳愚不肖者惡者則是得其粗而駁者足以蔽虧乎他端之美而不止於偏而已或有愚而稍

淳厚不肖而猶聰敏亦不足以言賢智也㑹人雖有虧蔽而終異乎禽獸之虧蔽人於類屬土土中氣而備五行故人實受天地之中而完五德其偏極者蓋德之甚少而未嘗無禽獸則無之者也譬之烹飪五味全具或加醯醢薑桂少則似未嘗酸辛禽獸則撤其一齊不特寡少而已以形體論生人之類必備五臟必備五官手足必備五指禽獸則不能具五趾甚而五臟五官有不能具者是故人雖愚可使智雖惡

可使善其敝虧者清濁淳駁之為爾其本固任也夫
其根伏者滋之雨露則可以緐陰其火宿者動以新
草則可以燎原聖賢之教人復性而已未嘗使增所
本無也禽獸則因所明者而道之因所善者而順之
因所能者而用之偏盡者無可補完之道塞甚者無
可終開之理葢亦不能增其本無故爾龍麟鳳皇聖
人比德焉其得氣清且淳矣而以人視之猶偏故言
與天地相似者非人莫屬也

草木之生子也至繁禽獸次之禽獸之小者無知者如魚蟲之族生子尤繁其大如犀象牛馬靈如鸚鵡猿猴之屬則不能也人之生比物類尤少此所以為最貴夫人物亦天地之子也惟天地能廣生人物而兼愛之人物則不能故禽獸魚蟲之類不能篤於天性固其氣之昏塞亦由生繁而情不專也然飛走者嫗伏乳哺天性之愛其初不與人殊即若魚蟲之孚蓄矣俗謂凡魚産子之處其所流傳至生育之期必來

故處又如草木開花之候移栽則生俗謂花受子然
則雖至微至繁而性之不可泯亂者自在也至論其
等則又不但人物性有厚薄受有差分即天地生人
物之初亦不一概故繁氣之生與精氣不同其受繁
氣之所生也亦不如其受精氣之生者之厚故草木
以食禽獸禽獸以養人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而聖賢
莫之非神明不之惡也精氣之中其禀得高厚之氣
者為尊崇富貴又可以駕使服屬一切卑賤之倫尤

為天心之所眷顧然必皆能善承天意知自貴於物則勤修人職知尊在民上則敬代天工雖可以自肆於民物而能體天地兼愛民物之心必使之各得其性而後可耳不然則是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亦曰天之所厚其可乎韓退之原人篇以人統禽獸而曰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以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草木叢生於山澤開榮落不相侵害禽獸則有齧觸爭

奪比之草木不如多矣然亦饑則噬怒則爭欲厭而棄忿平而釋人則其願無極其怨無終留贏餘於子孫結禍釁於數世毒積家邦害其民物其不如禽獸遠矣然則天地之性何為以人為貴乎蓋凡不善之端皆緣善者而反草木不能相害亦不能相利也禽獸之類如蜂螘之擁其上烏烏之哺其親同羣旅居之族相喚咻者比比能然此禽獸之靈賢於草木者也若人則自五倫親愛推之可以睦族黨媚鄉鄰其

大者至於渾天下其功用幾與天地並豈可與血氣之屬一日而語哉惟其全能之備也故擴而充之貴於萬物而逆而反之則其惡亦非萬物比也此如富厚崇高之人可以遠施乃為善之具而驕淫矜夸者藉以濟惡覆不若窶人丐夫得厭而止無厲於人不府辠功也

禽獸性之善者終古不易人則世變風移不能常保其性何與曰所能者多故不專所習者速故易變禽獸

之善者終古不移一則無習化之變一則所禀偏而專也此如一人專治一藝一人兼通衆藝其一藝自然歷久不忘又如兩人皆不純善而一聰黠所習愈多其善愈損其勢然矣然孟子終謂人之性善不與物同者物明於一而暗於他不能與天地相似則不足以言善不足以言善者非謂無一端之善不足以語於純粹至善之本而得乎天地之性之全也由斯以觀孟子之於性也豈所謂論理不論氣者乎其論

人性也正如禮所謂天地之德隂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傳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也正以其稟氣賦質獨完且粹所以謂之善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人皆有之若禽獸則或有其一不能皆有或稍有之而長而忘之久而棄之矣如謂孟子之言性也以天命之本言也論理不論氣是以未備如是則天命之本一而已矣又何人物之別之有而孟子以為異於禽獸以為必

不可同於犬牛者哉獨所謂智愚賢否倍蓰而無算者孟子不以為性似乎離氣論耳孟子之意以為賢否智愚相差者小均是人也則皆與聖人同性者非若犬馬之判然不與我同也若果聖人不與我同性則我之耳目口鼻所悅所嗜必皆不與聖人同如犬馬之飲食居處不與我同類而後可令耳目口鼻所悅所嗜一一與聖人同獨至其心其性而有異乎哉是故雖愚可使智雖惡可使善非若禽獸之愚而必

不可使智惡而必不可使善也雖降才有異而亦孰有能盡其材者乎苟盡其材人一之己百之人十之己千之則亦未見力不足者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材善故性善智愚之禀其較不多故曰近也不能盡其材而性奪於習則有倍蓰有無算故曰習相遠也是故孔孟之論性之在人者皆兼氣禀而論者也氣禀即材也韓子所謂有三品者葢原於孔子上智下愚之指是故以孟子獨言善者為非聖人之言至矣故言相近以概

人性之皆善又言不移以處間生之善惡賢人之言則必合之而後見聖人之意孟子得其所謂相近者韓子得其所謂不移者夫后稷文王羊舌越椒之生葢間值者也乃其所謂生大聖不數生大惡亦不數者也欲以為常品而易性善之說則過矣雖然韓子雖異乎孟子之說而亦可以補孟子之意以合於孔子之言且其曰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明乎人雖下愚而與麋豕之羣不可制者異矣彼其所以可制

者則以人之為性者五雖反於一悖於四而五之為五自在也朱子中庸觧天命之性兼人物言之其言氣禀亦自人物之偏正通塞以及賢愚之昏明厚薄理雖詳密而不可以是論孟子之踈略孟之所謂人性正以其得乎正且通者而謂之善昏明厚薄之材可以學變故曰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材者也非孟子不言氣禀而所謂善者純以天命之初説之也夫自孔子至於程朱所言詳矣其閒猶有不相知而相

議者然皆得聖賢之學而無不同同乎見性焉爾所見同故其所以相議者不能相病而適相備然而猶相議者何也偶失其意於語言之表古人所以貴乎親炙之歟

人心篇

人心道心人形也道性也心居形性之閒形性妙合而心為之主故有道心又有人心也性者生物之本也故自心而上之道極于天命之德則曰道心形者物

生之迹也故自心而下之發見為耳目口鼻四肢之情則曰人心無兩心也別為人心而曰危者益形氣之用徇之可以流而為惡而失心之正然亦不得謂之非心也故曰人心危也其後孔門謂之人欲天理益人心惟有欲也是以危道者理也理原於天無聲無臭是以微其告顔子也曰己曰禮此則又指夫人欲之私天理之實之所在也夫公天下之欲不為惡惟有已則私耳理涵於心之謂性見乎事物則為禮

而可循而理斯實矣雖然發人心道心之指未有賢於孟氏者也其曰仁義之心所謂本心良心也即道心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者也其曰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耳之於聲目之於色所謂人心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者也耳目之官亦心也而非所謂本心者故不得為大體其論消長存亡也則通論之也道心為主之謂存人心聽命之謂長反是則消亡矣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非歎其不測之妙也正謂理難

著而欲易流微之至危之甚也周子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形生神發所謂心也五性感動則道心與人心並合而竝發此善惡之所以分也故曰幾微故幽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又曰果而確無難焉非天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此哉程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則是自體驗而表出之葢自謂得周子之傳以推明孔氏之意張子又曰心統性情者也此又深合虞廷之旨

一語傳心之要也

自漢以下儒者以氣質為性故程子為之説曰性即理也言氣之中有亘古今不易之理是之謂性不可以氣為性也自是至今日雖人能言理實未免於以氣為理故宜為之説曰理即性也言氣之中有亘古今不易之性是之謂理不可以氣為理也太極圖解朱子傳道之書也其言太極動靜而生陰生陽也曰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

之道也其言太極本無極而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曰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誠也性也朱子所以言太極也即其所以言理也由是而賦於萬物散為萬事皆此理爾此性爾故中庸首章說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又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夫朱子之言理也如此後世猶有薄其窮理之說為支

離者

在人者率性為道天地何獨不然一陰一陽之道亦天地率其至善之性而為之者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言道則可以對待言若性則不可以對待言性者渾然一無極之真而已然則言性以仁義以四德葢亦自發用之後而推原其本體分別其名狀之云爾性則沖漠無朕烏有所謂兩且四者哉是故聖賢惟以善名

之不可加一辭率之斯為道散之斯為理故有塗轍之可循條貫之可析此性道之說太極二五體用之分也

性之所以為性者善而已矣性之所以為善者仁而已矣在天地則為生物之本體所謂大德曰生者也性從心從生說者謂與心俱生非也謂心乃能生者心之所以能生是之謂性焉爾向與友言中庸至於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人云其生物者即其為物

者歎其談理之妙詞省而意足故易言天地而曰繼之者善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孟子言人而曰性善又曰仁也者人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韓子曰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矣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形既生矣萬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朱子解中庸謂喜怒哀

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夫仁義禮智有存有感喜怒哀樂亦有已發未發是道心人心皆包乎動靜以為言也而聖賢之論乃以靜為性動為情則道心人心亦可以動靜別之與曰從乎性者性情皆道心也從乎形者人心也可以言情不可以言性是則道心包動靜而人心則以動言而已矣夫有形則有知有耳目口鼻之官則有聲色臭味之好雖未接於物其本固在也以為動而後有何也曰人心之方其未發也

耳目口鼻之官凳於大體喜怒哀樂之用涵於一中是形性之未分者也人也即道也即人即道則不謂之人心動而以人從道則亦不得謂之人心矣惟其不能以人從道而竝行錯發於日用之閒於是乎有人心道心之異而危微分焉中庸所謂未發爲中猶畧言之也孟子發其指又曰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梏之反覆然後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所存即未發之中也道心也至于不足

以存則未發之中亦亡矣禽獸者雖未交於物而所性之本已失人而如此故曰違禽獸不遠矣此中庸所以必先於戒懼以致其中孟子言操存者雖不專以此言而此其要也周子之静程子之敬其原悉出於此

天地篇

文中子曰天者統元氣焉地者統元形焉人者統元識焉又曰氣上形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邵子曰形

氣交而神處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是二說者初讀之至精之論也茍以辭害意則謂天地者徒塊然堀然之形氣而至靈之神識乃在於人之身不但於理迷謬且大有害於存心之事不可不知也天者氣之宗也神者氣之靈也所謂帝者其主宰也天之功見之於地其成形者皆天之氣成形而有知識者皆天之神人者所生之物萬類中之一爾以其得中氣而最靈於萬物天施地生其精且秀者在此故推之以配

上下而為三才豈謂其更靈於天地乎哉或曰書以
民為天之聰明視聽何說曰民者天之所生其聰明
視聽即天之聰明視聽也緣此遂謂天無聰明視聽
可乎記謂人者天地之心非與曰此非以天地為血
肉之軀之謂蓋天地以生物為心所生之物因各得
夫天地之心以為心人又萬物之靈能繼天地之志
則天地之心實在于此故記又以人為天地之德孝
經以人為天地之性蓋非天地無德性但人受天地

之中與之合德而得天地之性者人為貴爾易言天地之心書稱天心帝心不一而止張子亦曰天地之帥吾其性然則天地豈無心者乎周子圖說以萬物萬事對益天地之生萬物也如人之生萬事也天地生萬物而一物各有一天地之心猶人生萬事而一事各有一人之心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上帝者主宰照察者也地祇者效能體事者也鬼神之任我為魂魄精神太極為性陰

陽動靜之機為喜怒哀樂之情萬物則為萬事人類則為三綱五常之正

日月天之耳目也其所廹近則為發生其所遠離則為揫斂凡地中溫肅生殺之氣造化萬物者皆因日月之所加臨謂如人心造化萬事皆緣耳目而變苟耳目之所不加萬念萬事亦無由以起矣或曰天地自有生物之心人心自有應事之神如謂生物之在日月而萬事起於耳目之官則坎離先乎乾坤且孟子

所謂小體大體者誣矣曰日月天地之精神發見者自然與天地之精神相應也猶之耳目人心之精神發見者亦自然與人心相應也日月之氣因天地之氣而有而又能以其氣為天地之氣耳目之神因人心之神而有而又能以其神為人心之神如雌雞之暖氣外氣也卵氣內氣也內氣待於外氣煦伏而生非待於外氣煦伏而有也是之謂內外相應之理孟子小體云者非外之也正謂耳目之與心相應恐其

誘之而化故欲人之以本心為主則耳目之用無非所以善養其心耳四勿九思之目皆先以視聽蓋謂此也此義不明故有謂耳目牿心而必離見聞以求道者

問人事之亂也天心安在哉且何以窮其流弊而不反之曰氣之為也其有甚有不甚則人事之召也天心豈變哉此猶人之病也其有甚有不甚人事之召也人心之明豈以病為安乎詩書稱眷求一德俾作民

主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微天心何以眷之鑒之又問天地之大也治亂同乎曰寒暑朝暮有不同者矣東方之晝西方之夜也極南之暑極北之寒也人事作息萬種生枯豈有同者乎然同乎朝暮寒暑之理而已以此推之古今之治亂興衰亦不殊是自三代至今地之南北東西迭王自繁盛而荒蕪自阻深而開闢者多矣況九州之外者乎故有同體之興衰有一處之興衰未可一概論也此如人心所注其事則與

樹之生氣偏滙其葉則茂要之一體中事流行變易

不得不然豈有兩心哉

或問鬼神之理曰萬物之存化萬事之生滅一也事雖往矣其迹象未嘗不在於心雖久而忘矣而觸之未嘗不復記憶此豈人心又有藏往之處鬼神之為德固如此爾鬼神者二氣之靈也人乘二氣之靈故其生其死亦謂之鬼神然聖賢之生死則又與蚩蚩者存沒不同凡生為人死為鬼其常也聖賢之神與天

地之神合所謂在帝左右主名山水萬世無疆崇祀俎豆益因此理維繫天地故其神塞乎天地之間喻之人身之美行善事自然與精神念慮相為固結非汎汎然旋起旋滅之可同也昔與友言明有聖賢幽有鬼神其人以為天地開既有聖賢天地開神明皆聖賢之神明也初疑其語未然既思之乃有理如五帝五神本五行之氣而以太皡少皡諸人為之土穀自有神而以柱棄配之及詩書言三后在天王有丕

子之責于天周公歌詠禱祈不為虛誕益天地閒日
星河嶽無盡之精爽然皆不能離理而孤行開闢以
來無窮之理義皆自聖賢發之其神靈合於天地無
足怪者至於經傳儒先致有致無之說益莫非鬼神
也天地聖賢祖宗是當致有者淫祀怪神是當致無
者近取諸身是謂存理滅邪之法或問常伸者為天
地之神如耳目心思之靈日出而不窮也人雖聖賢
及屈而歸亦人鬼之類爾似不可以聖賢之神為天

地之神曰非聖賢之神長在葢聖賢之理長在也其理天地之理則其神天地之神雖既屈而歸而與常伸者無異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注言其精神上合于天也卒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主於理矣

韓子之原鬼也以為無形無聲無氣如是則所有者神而已然而或有形於形聲於聲者則有二一鬼一物鬼者人鬼也其降於物而有形聲也皆民逆於倫感

於氣召乎禍以取之物者物怪也其接於物而有形聲也或禍或福或莫之為禍福而已矣韓子其知鬼神者乎謂鬼神無顯然而與人交之理其或與人交者物也然則古今之惑於鬼神之說者其亦召致物怪而已故其作謝自然等詩云云

性命篇

元亨利貞太極中之四體也純乎善者也賦於人為仁義禮智亦純乎善者也發為喜怒哀樂則不能純乎

善矣自此而為吉凶悔吝自此而為理亂興衰皆人事乘氣數之所為非盡天命本然之理矣自仁義禮智以上屬天自喜怒哀樂以下屬人自元亨利貞為仁義禮智是由天以之人自喜怒哀樂為吉凶悔吝理亂興亡是由人以之天由天以之人者天與而人受之故斷自此謂之天理由人以之天者人感而天應之故斷自此謂之人事

或問天之元亨利貞發為春秋冬夏亦氣也陽愆陰伏

亦氣之過也何為專以理言天乎曰氣者理之用也氣行而不離乎理則專言理可也陰陽愆伏暫而不常所謂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不足以為天地之病也人則過而不知節溺而不知返迷失本性故以是為形氣之罪耳又問理亂興亡春秋冬夏之大者也生民一消一息草木榮落之大者也故邵子謂元會運世猶之歲月日辰也奈何以理亂興亡斷為人事曰理亂興亡固即春秋冬夏也惟人之所稟全所

職大其修悖之效迥然與萬物殊故往往言天而以人對草木者順天之序與化同流而已人則不然其盛也敗禮敗度其衰也圮類戕物以至干天地之和而猶不止也而生生之道幾乎息矣故一年之生殺人運之息耗皆天也草木順受者則謂之正命可也人益有不能順受者不謂之正命可也但泯然升沈如草木而已亦未盡乎順受之道非天地所以生人之意不足謂之正命必也如聖人與道致治捄亂扶

衰然後合乎天地生生之心而可以作元命究於其本然者非有所加也故以順為順未盡乎順之道而與道致治撥亂扶衰則順之順者也

世術以星盤干支推人休咎曰某度某運應凶應吉此於理蓋有之然吾徵諸世之人矣如吉也善人則加修中人坐享而已惡人必恃而恣焉如凶也善人亦懼而加修也中人苟安而已惡人必回以避焉故善人之福必有餘祥而其獲禍也輕不善人之福非福

而其遇災必重或問如此則惟中人順受焉爾不善人之不善而餘殃非順也善人之善而餘福亦非順也曰善者天地本然之意所謂正命也為善則適得其正命何不順之有福之有餘非餘也亦天地生生之心也惟君子為能道迎善氣焉爾中人之於分也則已不足不善人則又逆而悖之故孟子不但以順受為順受而必以盡其道為順受不但曰夭壽不貳而必曰修身以俟之而後可以立命也張子之言事

天也曰待烹曰從令可謂順之至矣然苟未知命之為命則其待而從之也猶未盡乎順事之理也必也知富貴福澤得氣之厚矣而天於此將責吾以善非欲其坐享之也貧賤憂戚得氣之薄矣而天於此將試我於艱非欲其苟安之也深察乎此則知所謂天地之命與所謂天地之性天地之心一而已矣而君子之順事乎天也非厎豫而全歸之亦安能泰然禍福惟天而吉凶不亂乎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心也非正性也質之昏明強弱遇之多寡厚薄氣禀也非正命也世人皆以人心為性慾而不相非皆以氣禀為命委而不自勉故孟子指示之曰性之真者通於命命之真者通於性言性而不本於命言命而不本於性非性命之真也君子不謂之性命也今於耳目口鼻四肢之開極其聲色臭味安佚之欲如世俗之論以為性或可耳敢曰天命使之然乎故徇性則逆天命矣君子豈以是為性哉

今於人倫天道之際能盡其仁義禮智聖之分如世俗之論以為天實命之亦可耳敢曰性與人異乎故委之命則失其性矣君子豈以是為命哉然則君子所謂性命者可知矣天命之謂性也物與无妄之謂命也無有不善者也無有不正者也或曰嗜欲之不得為性則既聞之矣若夫氣禀之命亦命也以為天命者超於氣禀之外則是有兩命也且天之賦人以性也亦言乎自然之理物各得之爾豈真有如君師

之命諄諄於冥漠之中者耶曰天之於人固不若是諄諄也而豈無意哉義理之命不能不行於氣禀之命之中而非有兩命也天之所以為性者即天之所以為命也天性至善而不雜故天命有善而無惡其禀之有昏明強弱之異遇之有厚薄多寡之殊此則氣數之為有不能盡如天意者然而至善之命則未嘗不行乎其中故昏明強弱之質未嘗不欲其一之也厚薄多寡之遇未嘗不欲其齊之也有能盡性以

一之立命以齊之然後為克當天心而於天命之本合矣誰謂其有二命哉或曰朱之語類似以孟子言有命為有定分者如何曰亦一命而已矣天之生民久矣偏多偏嗇者有之乎貧賤者固宜守節安分富貴者遂無節可守無分可安乎人或嬴於前嗇於後嬴於其身嗇於子孫或嬴於利嗇於名嬴於勢位嗇於德義皆有造物乘除其閒幸而多取之者誰乎此亦與其初至善之命通一無二者也命者令也傳天

之意者也賦之初者天之成法條具也定之後者天之顯賞明威也不濫不僭者蓋與生初之命相為終始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也中閒雖有氣數用事之時然正命不存焉故君子不以知氣數者為知命而以知定理定分者為知命也

或問長平四十萬卒命耶非命也曰亦孟氏所謂非正命也蓋天之生人原無必置之禍之理生人而立之上固欲其安之全之非欲其刑之殺之即時假手而

刑之殺之正所以欲其安之全之也但既假之以生養之權則反而為虔劉斬刈亦其勢之所得為四十萬人者固柏翳之族殺之非天地殺之審矣豈特殺之非天地也水旱瘥札亦人之感也得為正命也哉或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趙之卒豈皆抵冒桎梏而自取者乎曰盡其道者桎梏死者舉兩端言之也固有不能盡其道而亦未必其自取浮生浪死如草木禽獸者此則視其所遇之幸

不幸如孟子所謂巖墻之下是不幸而顚壓者其大者如長平之事是已雖與自取有閒矣而亦未得為正命惟聖賢則能預遠於巖墻之下順受其正也即不得已而知禍不避雖凶亦吉決不與鳥獸草木者泯然同歸矣

西銘有一直一横之理直上父母也横出者兄弟也直上天地也横出者民物也人能孝於父母者未有不能愛其兄弟者也人能善事天地者未有不能仁及

民物者也愛兄弟者父母之心也故能心父母之心則不患於無愛矣生民物者天地之心也故能心天地之心則不患於無仁矣西銘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後所言者畏天樂天之學不及乎博愛兼仁之事葢全乎其心之德則愛之理固在其中矣故程子以為仁體朱子以為示我廣居也窮神知化知天之事也無忝匪懈事天之事也底豫歸全待烹順令富貴貧賤處之若一生順死安浩乎無愧立命之事也

以理言之謂之天兼氣數言之謂之命而要之性天德命天理非有二也故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於氣性命於德又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自孟子言性與命後未有西銘正蒙之深切著明者

喜怒篇

貞元往復天也喜怒攻取人也吉凶治亂天道之常實人事之致也何也夫乾元資始四德迭運純矣粹矣

善矣此之謂天德人以其元為仁以其亨為禮以其利為宜以其貞為智故曰命而性以其仁為喜以其禮為樂以其義為怒以其智為憂故曰性而情以其喜為吉以其樂為吝以其怒為凶以其憂為悔故曰情而遇命而性自天以之人情而遇自人以之天自天以之人者斷之為天理自人以之天者斷之為人事或曰人事之不善何從生也曰心者通極於性故性體者交引於物故物人者心不能主宰於其身故

五性感動而善惡判矣然自憂而喜也陽也悔而吉者應之自樂而怒也陰也吝而凶者應之必也有所吉斯為能喜矣無所吝斯為能樂矣無所凶斯為能怒矣有所悔斯為能憂矣必也喜其喜斯為能仁矣樂其樂斯為能禮矣怒其怒斯為能義矣憂其憂斯為能智矣必也能仁斯喜其喜矣能禮斯樂其樂矣能義斯怒其怒矣能智斯憂其憂矣必也能喜斯有所吉矣能樂斯無所吝矣能怒斯無所凶矣能憂斯

無所悔矣非獨身爾在世亦然理亂盛衰者喜怒哀樂之象也治則盛盛則亂亂則衰衰則復治矣衰故憂而悔治故喜而吉盛故樂而吝亂故怒而凶樂與怒相反而實相生也盛與亂相遠而適相因也人不能有吉而無凶世不能有治而無亂天行也而曰人事云者人事之所為可以益乎吉凶治亂之數可以移乎吉凶治亂之機雖春夏秋冬之為貞元往復者其災祥息耗亦以治亂之大運而消長故曰天道之常

實人事之致也

憂喜有節不節而已惟樂與怒可以病已傷物而利害隨之故言修身遠怨者懲忿窒慾其要也然中庸言喜怒哀樂禮運又以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言之其目不同何與曰此猶性之有四德四端也愛之發為喜惡之發為怒欲之發為樂懼之發為憂中庸目所發禮運則兼存發言之其言喜怒哀而無樂者兖於喜也樂根於欲憂根於懼此二者其屬夏冬乃陰陽

之所以變易交代是故憂之繼以喜也恐致福也樂之繼以怒也欲敗度也中庸戒懼以存天理之本謹獨以遏人欲之端如是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矣此之謂以情治情性其情者也以情治情者何也曰懼亦情也而可以存理焉可以遏欲焉可以治喜怒哀樂之情以其為陽之始心之復也懼以終始者易之道也敬以成始成終者學之要也故中庸不目之羣情之中而特以為存省之綱也義亦至矣

孟子以惻隱辭遜羞惡是非言情與中庸禮運又異何也曰傳者概言人情孟子則言其發於性者其實一也惻隱愛之情也羞惡惡之情也辭遜欲之情也是非懼之情也愛以惻隱然後喜中其節矣惡以羞惡然後怒中其節矣欲以辭遜然後樂中其節矣懼以是非然後憂中其節矣以貪冒為欲利害為懼者反是四者之循環相生也自怵惕而惻隱愛生於懼也自羞而惡惡生於欲也辭而遜則愛心為之也是而非則惡心為之

也或問禮為恭敬似懼智為知覺似欲而類每反之何也曰性之情者天也情之情者人也欲本生於智之覺而情近乎仁懼本生於禮之恭而情近乎義及其存於人而交也不至於大懼不懼也不至於大欲不欲也故懼必叢於惡之極而欲必積於愛之濫君子之性其情也則於欲也懼之而已矣懼也欲之而已矣欲也懼之是謂閑邪之心所以復於性之禮焉懼也欲之是謂存誠之心所以復於性之智焉復於

性之禮懼而無懼也終不懼也已所謂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復於性之智欲而無欲也終不欲也已所謂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

榕村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八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榕村集卷八

大學士李光地撰

尊朱要旨

理氣

氣也者何也陰陽動靜明晦出入浮沉升降清濁融結盈乎天地之閒而散以降命曰離是而有理焉孰從而證諸夫陰陽動靜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出入明

晦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浮沉升降清濁融結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不異之為常有常之為當然當然之為自然自然之為其所以然是故臯陶謂之天伊尹謂之命劉子謂之天地之中孔子謂之道謂之太極程子朱子謂之理程子之論道器也曰道上器下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朱子之論理氣也曰理先氣後然理即氣也氣即理也是二說者果同乎異乎今於程說則遵之於朱說則疑之其疑之何據曰理氣一物也而

朱子二焉一物並有也而朱子後先焉微獨疑之且斥之曰是不明理者也且泝而上之曰是出於濂溪益太極無極之誤實啟之者也為此言者蓋江右整菴羅氏羅氏之學自以為宋氏之粹與姚江異夫朱子而於理不明則餘奚取焉濂溪之無極既非則餘奚善焉為宋氏之學而前無周後無朱則於姚江奚尤焉虛齋蔡氏雖不敢訟言攻之而疑與羅氏同噫彼謂理氣有定質也先後有定時也然則孔子所謂上下有定位也耶彼以朱子所謂先後者

介然有理介然有氣然則形而上下其亦道器相偶如天地陰陽之屬耶其固甚矣是故上下無位者也先後無時者也雖無位不得不有上下雖無時不得不有先後知此謂之知道明此謂之明理然則其避程說何也曰以其為夫子之言也夫徒以言出夫子而不敢疑之也又烏能信

心性

主於天曰理也氣也主於人曰性也心也一也之二者之在天人又一也一則不離一而二則不雜詩言上天

之事無聲無臭書曰道心惟微夫曰天事則陰陽化育具焉曰道心則是有心矣是氣也心也而以為無聲臭焉微焉則理與性之不離於斯與不雜於斯與是心也又曰人心惟危果心之即性則何危之有與即心即性異氏之言也後之君子或述焉始於陸盛於王整菴羅氏既排理氣之說則與心性而混之其於陸王也抱薪而救焉愚乃以孔孟之言折之孔子所謂仁者人也心性之合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心性之合也然且有不

仁之人有不仁之心是心不與性合也心不與性合而曰即心即性可與不可與是知孔子所謂人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非謂人爲仁也孟子所謂心者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非謂心爲性也或曰姚江之説謂心自仁心自義心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不然者非本心也以是謂即心即性殆可與曰其言似其意非奚不曰仁義之心道心也其不然者人心之流也則心性之辯明矣彼麗於孔孟而爲是言也其意則

謂心之體如是妙也故以覺爲道以覺爲道必以無爲宗以無爲宗者道亦無矣故無善無惡心之體姚江晚年之說也其異於孔孟之旨又奚啻焉

氣質一

知心性之說則知天命氣質之說何以故曰知人則知天夫性無不善而及夫心焉則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於是乎善惡生焉天命無不善而及夫氣焉則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於是乎善惡生焉或曰無理則無氣過也

不及也雜糅不齊也亦理也舉歸之氣者何居曰理統其全氣據其偏全乎理者中氣也過乎中不及乎中則謂之偏氣雜糅不齊之氣而理不受焉理者當然也過焉不及焉可謂之當然乎否乎當然者常然也過焉不及焉可謂之常然乎否乎喻諸五行焉有火有水有金有木不相無之謂理然且有偏火之氣偏水之氣偏金之氣偏木之氣氣之偏者亦理也而非理之全也喻諸五常焉有仁有義有信有智不相無之謂性然且有偏

義之心偏仁之心偏信之心偏智之心心之偏者亦性也而非性之正也凡正理正性者樂而不厭久而無弊令使天之五行偏則萬物死矣人之五性偏則萬事隳矣其使萬物死萬事隳非理性本然也氣之偏者為之也理則全而不偏惟中者近之故論道者貴中

氣質二

過乎中不及乎中則謂之偏氣謂之雜糅不齊之氣然又有昏然而無類泯然而俱失偏於仁則無義是物也

無義矣且無仁偏於信則無智是物也無智矣且無信若是者何氣與過不及之說不得而名之豈又有無理之氣與曰否氣之推移有中偏故有精粗有粹駁夫非無仁也得仁之偏者也仁之駁者也則不知其為仁也夫非無義也得義之偏者也義之粗者也則不知其為義也中則合仁與義抑且粹然仁矣粹然義矣降而中人焉偏於仁不足於義非仁之至也偏於義不足於仁非義之至也降而庸惡焉豈無所謂愛不得謂之仁是

無義也幷與仁而失之者也豈無所謂果不得謂之義是無仁也幷與義而失之者也降而禽獸焉豈能無所貪而去仁也遠矣豈能無所決而去義也遠矣夫愚前者之說舉中人而止者也未及乎所謂庸惡禽獸也庸惡禽獸益氣之愈偏焉愈粗焉愈駮焉故昏然而無類泯然而俱失比而觀之皆所謂雜糅不齊之氣夫以過不及名之烏乎不可哉

氣質三

或曰氣則既偏矣於性善乎何有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雖其偏之極矣而理未始不全賦焉而性未始不全具焉特其掩於氣之偏故微而不能自達或感而動或學而明或困而覺然後微渺之端緒可得而見焉要皆其所本有而非其所本無也向者欝抑蒙覆於勝負屈伸之勢然昭之可以明廓之可以大何則其根在焉加以雨露糞壤可以繁陰矣其火宿焉動之以薪草可以燎原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交陰陽之會五行

之秀氣也中之謂也若物則不然得氣之偏者甚矣甚則缺於理而蔽於性間有不可殄滅者千之一焉雖然其偏不能自反者人則制之其美不能自達者人則遂之收其利遠其害於以當理而若性一也是故孟子所謂性以其分之殊者言之其難告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中庸所謂性以其理之一者言之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又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

智仁勇

陰陽之氣有中偏故有虧全陽有精粗故有清濁陰有粹駁故有邪正有精之精者精之粗者粹之粹者粹之駁者有多寡也故又有厚薄虧全者全體之中偏也清濁邪正一體之中偏也厚薄中者之中偏也其生人物也得其清濁之為明昏得其邪正之為美惡得其厚薄之為強弱得其虧全之為畸行完德明之謂智昏之謂愚美之謂仁惡之謂暴強之謂勇弱之謂柔畸行之謂

材完德之謂聖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陰陽全體目之曰道流行者不偏故言善也賦予者雜糅故言性也仁得陰之粹智得陽之精凡民蠢蠢粗而且駁君子大中之道宜乎鮮也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民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亦此意也或曰中庸智仁

勇與性之仁禮信義智同與否與曰言智則舉義言仁則舉禮得清之氣厚於知薄於行其於性也智義多而仁禮少得美之氣厚於行薄於知其於性也仁禮多而智義少理乘氣而運有陰陽其與氣而㴑亦有陰陽得清之氣體陽而用陰靜而明之理多得美之氣體陰而用陽動而正之理多理合而成道氣散而成質合而成道故完散而成質故離心於性氣於理天命氣質以是觀之

知行一

朱子之學曰知先行後何據曰非知之艱行之艱也愽於文約之以禮也物格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也智仁勇也擇善固執也知言養氣也始條理終條理也知天事天也皆其據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蓋陽先陰後陽知陰能陽為神理為心陰為轍迹為事四時之氣動於北生於東盛於南止於西然則人性之德動於智生於仁盛於禮

止於義然則君子之學啓於智存於仁達於禮成於義知行之序性命之理不可易矣姚江王氏曰先行後知彼見聖賢之語志也語敬也皆在學問思辯之先矣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慎言然後就有道而正焉又曰尊德性道問學又曰闇然日章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然後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先求其放心又曰涵養在敬進學在知之數

者其亦先行後知之說乎夫無求安飽志之屬也弟子之職重威之容敬之屬也闇然爲已之心志之屬也尊德性收放心涵養其心敬之屬也志與敬之爲知行先也朱子言之矣若夫行之不爲知先也非朱子之說羣聖賢之言也非羣聖賢之言性之德天地之理也志與敬其三德之勇乎五常之信乎四德之乾乎或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主於一而行於四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也

知行二

王氏之言致良知也謂專務體察乎身心性情之德志固無惡於天下今之君子奚病諸曰王說之病其源在心之即理故其體察之也體察乎心之妙也不體察夫理之實也心之妙在於虛虛之極至於無故謂無善無惡心之本此其本旨也其所謂心自仁義心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文之以孔孟之言非其本趣也是故遺書史畧文字掃除記誦見聞以是為非心爾非道爾夫

書史文字記誦見聞不可去也書史文字無非道也記誦見聞無非心也古之人不曰觀理曰博文不曰求道曰格物博學然後篤志切問然後近思離經然後辯志敬業然後樂羣博習然後親師論學然後取友知類然後通達操縵然後安絃博依然後安詩雜服然後安禮內外無所擇本末無所棄苟曰徒為博則遠矣夫窮理求道而又奚擇焉奚棄焉王氏曰樹之初生删其繁枝人之初學除其雜好夫謂無益之文章技藝豈直初學

爾終身除可也非讀書窮理之謂吾聞種樹者刋其條傷其根其枝繁其根大學聞以養心不聞以害道孔子之學一則曰多聞多見再則曰多聞多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一以貫之而何害於道若種樹而必芟其枝者小芟而幹不大大芟而樹死望其脩喬不可得也

立志

立志何也曰知行之總也立志然後可與共學致知然後可與適道躬行然後可與立知盡行至然後可與權

志道故志立知深而德可據矣行成而仁可依矣知行皆化而藝可游矣學未有不自志始者也大學之教必視離經辯志然後敬業樂羣然後至於知類通達强立而不返孔子之聖自志學始然後立然後不惑知命然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立志者播種也敬者灌溉培壅之喻也致知力行者謹察焉勤治焉稂莠莨稗無雜我種螟螣蟊賊無害我稼學不先於志猶無種也志立而不務知若苗之有莠恐其亂也知而不行若害

吾苗者不能去也不始終之以敬若灌溉培壅之不加或槁焉或有苗而不秀也或曰子謂志於知行如三德之勇五常之信奚當焉曰志立則果志立則誠不果不入不誠不久故言立志不言立誠可也

主敬一

朱子曰知者學之始行者學之終主敬者學之所以成始成終或曰大學言格致知也誠正行也誠意正心何莫非敬而别敬於行何居曰敬者動容貌謹威儀正辭

色歛心志必有事焉而在乎用其力不用其力之閒行則遷善也改過也誠意之屬也節欲也懲忿也正心之屬也用力之事也誠意正心莫非敬者以見敬之無乎不在而為知行主若曰敬直行之事爾則是致知無敬也而可乎曰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皆行也不及知也中庸言戒懼慎獨戒懼慎獨皆行也不及知也何也曰敬以直內敬也義以方外者不精義而能方乎知行兼之矣戒慎恐懼敬也謹其獨者不知幾而能謹

乎則知行又兼之矣是故有敬與行對而知在其中有敬與知對而行在其中敬與行對而知在其中易之直內方外中庸戒懼謹獨是也敬與知對而行在其中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程子之涵養進學是已曰敬者合內外貫動靜是故動而覩聞敬也靜而不覩聞敬也動靜之閒所謂獨焉亦敬也子以謹獨為行之事何與曰思而無邪敬之足矣非然者必察聖人之心敬之足矣非然者必治不察不治前此之敬有所不能守後此之敬

有所不能施力行之功誠意而已矣誠意之要謹獨而已矣曰言知言行言敬聖賢之學恐不枝離若是奈何曰深耕而播之獲沃穮蔉謂農好勞與基而搆之棟宇塗塈謂不如穴處者易與其名煩其事異至于良穫安居一也中庸以智仁勇修身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主敬之謂也夫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重威敬也固學知也存誠而擇友改過行也是故非朱子之說孔子之說也曰

中庸首章言戒懼後謹獨末章言内省後敬信何與曰此成始成終之説也首言戒懼後謹獨所謂敬以成始末言立心知幾内省以歸於敬所謂敬以成終中庸以敬舉兩端居其中者賢不肖智愚也智仁勇也擇善固執也至聖至誠也皆知也行也反覆於知行而始終之於敬朱子之學可不謂躪中庸之庭而入其室者與

主敬二

周子曰主静程子曰主敬二賢之言孰為全孰為偏曰

程子舉其全周子目其要乾之學也敬也故其象曰終日乾乾夕惕若艮之學也靜也故其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動靜者時也流行者命也夙寤丕顯酬應羣物而無邪也嚮晦安身閉塞萬動而不息也推之作止由是推之語默由是推之渺慮息機由是是之謂居敬然陰陽相生以靜為本故貞者事之幹艮者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寒沍之極雨露之所施日夜之息云為之所起易大傳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發而中節謂和程子又曰不專一不能直遂不翕聚不能發散察於此二者可以明於乾艮之説矣察於此二者可以通於敬靜之旨矣雖然學何以主靜其必由敬乎靜非息滅之謂而虛明中正之謂虛明中正靜而覺也靜而覺故動而止靜而覺有動也動而止有靜也動靜互為其根心之妙敬之符也不敬則昏昏則擾而無有乎理義之精不敬則墮墮則肆而無有乎理義之實

昏且墮熄滅者乎無動者也擾且肆放逸者乎無靜者也神存則交神去則不交陰陽不測之謂神存神之謂敬故周子曰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又曰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又曰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又曰無欲故靜吁程門之言敬也亦如斯而已矣二子之學其何異之有

要旨續記

向以當然者言理故謂陰陽動靜之類終古不易終古

不亂是乃所謂當然當然之為自然自然之為其所以然也以其不偏謂之中以其不雜謂之善自以為此論當矣至於藹然而生凜然而肅則以是為落形氣而未之道也既乃思之大易言貞元孔孟語仁義皆不離其藹然肅然者而性命之理存焉且使所謂陰陽動靜者無可愛可慕之實徒曰不偏之為善爾則是土苴木札劑量而食可以療饑木葉鶉衣編襲而衣可以適體也是天地之間盡汎然無情之物所

謂道者不過自動自靜出入乎機而偶與自然者會此其與莊老之學相去幾何而於吾聖門之道遠矣乃令知所謂善者即藹然者善也即肅然者善也有藹然之理故有藹然之氣以生物是生物之理善也有肅然之理故有肅然之氣以成物是成物之理善也中也者所以完此善者也非謂中善也譬之梁肉之為美而食之過焉則傷綺縠之為溫而服之多焉適累梁肉綺縠自有善焉茍不至於過傷生累體之

患何由生哉仁義於人膏粱也綺縠也體之以中則與天地相似也

舊專以中字推明善不善之由於義不差而實有未備要當兼中正而言之正也者體之純中也者用之交以易言之乾坤純也坎離交也以天地言之動靜之氣互為其根陰陽之精互藏其營交也陽靡不達陰靡不固南則極融北則極沍純也純矣交乃可得而言正矣中乃可得而論舊說所謂精粗粹駁所謂中

偏意亦相近得氣之精則純乎智者也得氣之粹則純乎仁者也於是而猶有見仁見智之偏則中之說起焉是故陽而不純於陽陰而不純於陰此雜而不正之為病惡所從生也陽而不交於陰陰而不交於陽此過而不中之為病也亦惡所從生也朱子論人物氣禀有所謂乖戾雜糅之氣蓋雜糅則不正乖戾則不中也然天地之理正則未有不中中則未有不正過焉者不足謂之正雜焉者不足謂之中陰陽之

純者必交交則未發之中也陰陽之交者必純純則本體之正也中正二者渾融合一而不可分道之所以一而神也張子曰動靜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又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糅葢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嗚呼盡之矣

先儒曰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故仁統禮而智統義也夫以元亨利貞四德之序言之則仁禮陽智義陰今反以陰德而德諸陽以陽德而德諸陰無乃揚雄袁機所以見攻於朱子者與嗚呼可謂固矣夫不曰體陰者用陽體陽者用陰與義智者輕清而具生物之理故體陽然其流行也靜所以為陰也仁禮者重濁而行生物之事故體陰然其流行也動所以為陽也易不云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與天地相似

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又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中庸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是皆智義陽仁禮陰之證也或曰智者冬也陽之始也禮者夏也陰之始也若仁決不可以為陰義決不可以為陽也且夫言仁則義為對言智則禮為衡而孔門多言仁智何與曰智固陽之始而自義之斂而之內則固智之根也禮固陰之始而自仁之動而之外則固禮之本也葢言陰陽者未有截然而不相用亦

未有介然而不相入苟智而非義是虛知也雖有明覺而理不具焉非天德之所謂正苟禮而無仁是虛禮也雖有節文而心不加焉非乾道之所為通是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此分剛上而文柔賁之所為文明以止也沖穆無朕無一物之不體也此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艮之所為篤實光明也陰根陽陽根陰或以陰為陽或以陽為陰有定理而無定位夫亦神而明之則可矣智仁德也内也

禮義理也外也故言理者禮義言德者智仁云學有知行本於性之有智仁既畧聞其說矣所謂志也敬也於性之德亦有合與曰敬者性之禮志者性之義敬出於禮而近仁志出於義而近智然則敬與志何以為知行本乎曰行乎智仁止乎禮義天也成德者事也由乎禮義以成智仁人也學者事也天德則以貞元為始人情則以禮義為端是故大學之教格物智也誠意仁也正心修身禮義也夫子所謂智及

仁守莊涖動禮亦其序也小學之教則幼儀子職作其恭也則古稱先定其志也敬已成矣志已立矣於是明明德於天下故曰敬志本也或曰天人殊乎曰天陽也其德無私而知大始故始於智也人陰也生而有欲無禮乃亂故始於禮也義何以為志曰有所羞有所惡斯之為志無欲其所不欲斯之為志或曰敬者德之輿其在智也則炯然覺在仁也則怵然動在義也則肅然正無非敬也而可偏於禮言乎曰凡

四德者迭為之主智及之是主智也修道以仁是主仁也義以為質是主義也敬以直内以禮制心是主禮也夫偏言則禮專言則敬其實一也孔門之教以仁為宗以禮為要顔氏子大賢也其一言授受而曰克已復禮為仁其餘雖不言禮禮固存焉雍得之為見賓承祭之學遲得之為端居敬事之學商得之為灑掃應對進退之傳參得之為容貌辭氣顔色之貴中庸之言道也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

行易之九卦首曰履德之基也是故古之學者必從禮入隆禮則志義志義則知性體仁而道不遠矣聖敬日躋動容周旋中禮而德斯至矣故敬者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偏言則禮專言則敬其實一也

敬志知行四者之序其猶有徵與曰莫聖於孔子子之自述也曰志學是志也曰立是器於禮也曰不惑曰知命曰耳順是日新之智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既熟之仁然從心所欲而志始成不踰矩而禮始中矣

是志也敬也成始成終之驗也其言先志者斷自十五古者始入大學焉敬之事其前此矣俎豆之嬉成人之度有誨者夙就而況夫子乎若自其學禮之成言之則在志後也曰子以是為學者事矣曾聖人而若是乎曰天人不相離也且夫天之為天也夏之養不厚則秋不實矣秋之實不獲則春不生矣志也者種也敬者灌溉培養之喻也聖人者其種宿焉是故日至而生衆人則猶窶人之田也或蕩乎其未有種

也不培其基不穫其種稼雖勤是滋惡草而榮稊秕也是故聖庸者難易之分也無異同之事曰其成始成終奈何曰百穀草木之所謂種者以是始焉以是終焉灌溉培養之勤亦以是始焉以是終焉小學之所以成始也一握之粟也大人之所以成終也千箱之穫也

或曰子以敬與志為三德之勇五常之信矣今又以為禮也義也如何曰三德之勇五常之信猶之敬與志

也専言則貫乎三德載乎五常而偏言之則智仁之成也禮義之位也中央之土也秋夏之間也敢問禮義何以為信勇乎曰言信者實爾矣言勇者果爾矣百穀草木之成者曰果焉實焉百行萬事之成亦曰果焉實焉於時為夏秋於人為禮義時至於夏秋是物物有天也而天之所以為天也其性情于是實矣固矣人至於禮義是事事有人也而人之所以為人也其性情于是乎實矣固矣實矣固矣之謂信之謂

勇是故智仁進德也禮義居業也顯諸仁藏諸用天之德業也智崇禮卑道義之門智崇道之門 禮卑義之門可與幾也可與存義也人之德業也德進矣非業無以實踐而要其終故曰信也勇也葢聖於論道者夫子夫子言仁言禮言義矣而繼曰智仁勇不及禮義明以智成仁仁統禮義而要諸勇也言智言仁言勇矣而繼曰明善誠身不及勇明以智成仁仁統勇而要諸誠也又曰好學近智則知之說也曰力行近仁則行之

說也曰知恥近勇則志之說也曰齋戒神明法服禮動則敬之說也是故非吾之說朱子之說非朱子之說孔子之說也或曰三德五常之說亦既聞之矣敢問時之夏秋人之禮義物物有天焉事事有人焉而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也性情之確實堅固于何見之哉曰今夫木其實之未成則所謂本者氣未固焉理未具焉比其成也一粒一粟各一全樹也而生生者之根亦以翕聚完固而不洩且因是以知

生理之全也是標本一貫之道也保合太和物物之太和即天地之太和

然則勇也信也智仁之終也敢問其所以始曰莊敬曰强閑邪存誠始也健而無息純亦不已焉終也

子謂敬行之近也志知之近也先敬後志毋亦姚江先行於知者類與曰知行猶陰陽然陰陽者不可為首而如環斯循也惟所主焉爾故曰其静也專其動也直是静為本也曰顯諸仁藏諸用是顯為先也曰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以始統終也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

成始也是以終為始也夫主於知則先知主於行則先行善論學者雖姚江之說不足以為道病不善論學則雖朱子之說其病道也多矣曰入德之户孰為正曰言小學則先行而後知也言大學則先知而後行也言成德則又先行而後知也小學之說是持敬辯志之說也大學之說是擇善强行之說也成德之說是自誠而明成已仁成物智之說也葢夫子之言弟子職也曰孝弟謹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矣是一

說也聖門之教文行忠信博以文約以禮又一說也智者不惑仁者不憂程子曰進學之序也仁者不憂智者不惑程子曰成德之序也又一說也所以然者天道始於智仁終於禮義又根於禮義而為智仁也是故學所謂敬云者小子之造以是始焉聖德之躋以是終焉或者有見於是也是故言之復也雖然以是施於大學則跡大學之教離乎小學未至於聖或者之說遺其中而舉其上下者也夫以小學局人則

病以聖人望人則難是故使人不聞大道之全必斯人也夫使人不知量而自聖必斯人也夫揚雄曰吾於荀卿與見同門而異户韓愈謂不自孟子而之聖人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吾於朱陸王氏亦云

或曰由子之說則告子也陸氏之徒也必其居敬持志而知行未加焉爾蓋孟子之闢告氏也我則知言彼勿求言焉我則養氣彼勿求氣焉而於所謂持志者

無識朱子之議陸氏也曰問學功缺而於所謂尊德性者無識故曰知行未加焉其居敬持志一也曰似矣而未盡也夫告孟之差也朱陸之異也在乎心性之源不合仁義之實不著非夫功之偏而不舉說之畧而不全云爾夫隆禮由禮之謂敬非所謂坐攝本心者也夫嚮道望道之謂志非所謂乃凝於神者也故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志於學又曰志於道又曰志於仁夫是之謂敬

也志也皆有所操持循習而日可就皆有所標準慕效而歲可期告陸所謂敬也志也恐鄰乎攝心者也凝神者也茍或似之則釋氏之說非孔門之說也孔門之說自居敬持志至乎彊學力行程則分矣而塗不二也彼其梏捲仁義則必不志仁義注解賢聖則必不志賢聖不志仁義賢聖是凡講聞禮義敦說詩書皆末也外也告陸之所猜而棄之恐為心累者也如是以為敬敬其所敬如是以為志志其所志則如

是以為知知其所知知如是以為行行其所行吾於理也性之彼於義也外之吾學本天彼學本心若子之說似矣而未盡也

榕村集卷八